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 北京城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张国良

87

责任编辑：张宏志  
封面设计：麦荣邦  
插图：陈谷长  
封面题字：周慧瑛

长篇评话《三国》之十二

袭取成都

张国良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字数195,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00册

ISBN7-5321-0232-7/I·182 定价：1.6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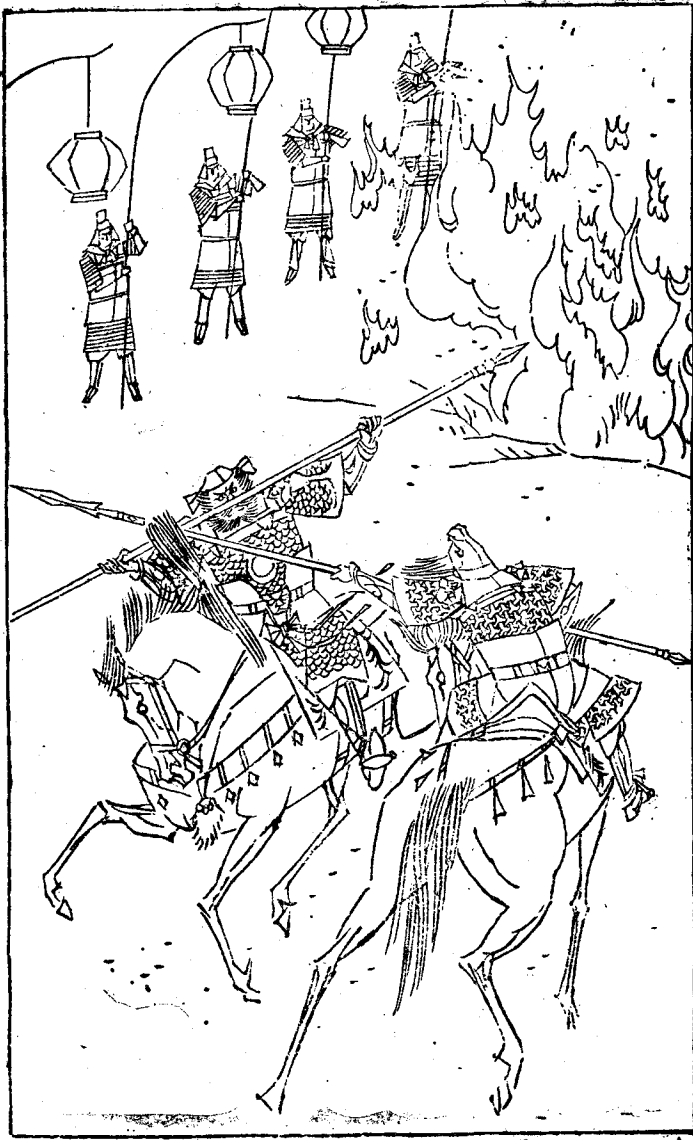


沙漠王



刘璋





## 目 录

第 一 回	使傲气 脱厄运	张飞孤身赴敌 刘备三旅会师	..... ( 1 )
第 二 回	白助黑 进雒城	初会顿释重围 彭素故发危言	..... ( 20 )
第 三 回	锦衣冠 苦心肠	彭素戏谑川帅 张任怒战汉将	..... ( 51 )
第 四 回	困张任 挟费观	十面埋伏尽起 孤胆豪杰独雄	..... ( 72 )
第 五 回	聆幽曲 慕名流	张任离神净心 孔明弃车就马	..... ( 92 )
第 六 回	出危言 走荒郊	赵云舞枪唱绝 张任乞食遭擒	..... (108)
第 七 回	怀柔术 赍烈志	军师巧语藏玄 都督傲笑赴阴	..... (127)
第 八 回	定韬略 展奇雄	张飞演武百日 马超驱兵五万	..... (145)
第 九 回	日夜战 阴阳翻	张马二虎竞雄 严黄双老显能	..... (162)

第十回	举灯火	马超夜战张飞	..... (187)
	悬牌照	孔明暗赂杨松	
第十一回	作说客	李恢力劝马超	..... (207)
	逢敌敌	赵云勇挑猿精	
第十二回	辟蹊径	孔明暗渡阴平	..... (224)
	奏捷报	刘备又取绵竹	
第十三回	贺新功	沙漠王初归附	..... (246)
	庆良辰	刘玄德再合番	
第十四回	进成都	子瑜孤身索地	..... (280)
	抵陆口	云长单刀赴会	



## 第一回 使傲气 张飞孤身赴敌 脱厄运 刘备三旅会师

建安十七年的小除夕，张飞刚刚引领水军大队率先赶到涪关。只因小崽张苞性气高傲，一到这儿便擅自离了大队前往凤鸣山去会战川军大都督张任。不得已，张飞请严颜带兵入关，自己便跃马去追赶儿子，片刻已跑得无影无踪。

却说，四员川将亲眼见严颜做了汉军头队先锋，吓得魂飞魄散，一溜烟逃之夭夭。来到凤鸣山营前下马，匆匆奔上大帐来见张任。

张任这几天来情绪低落，郁闷不乐，预感到形势于己不利。暗思道：一旦诸葛亮赶到涪关，西川的民心、军心必定分崩离析，这附近一带就没有我张任的立足之地了。倘若汉军两路皆到，那整个西川就有一半被刘备所掌握。刘备啊，这个枭雄，落凤坡没有将他射死，庞统却做了替死鬼，这是天意要成全刘备的性命，不是我张任无能。今日一早派出的四员大将，这是我的最后一手了，成败在此一举，不知他们打得怎么样了。

不想不来，一想就到。四将气急败坏地奔上大帐，“大都督，末将等抵敌不住，败阵回来了！”

张任想，你们几个人的武艺也算上是一流的了，怎么会败

给汉将呢？这不是怪事了么？“尔等如何便奔逃而回？”

“都督，汉将乃是黄忠和魏延，我等围住厮杀倒也略占上风，不料打横来了巴郡严老将军……”

张任喜出望外，以为严颜击退了汉军水路，引兵到此相助自己了，“哈哈！”对着四将哈哈笑道，“原来我家恩师大人特来相助小生了！”

四将想，不是我们蒙在鼓里，而是你没听清，便说道：“都督，老将军已然归顺张飞，现为水军头队先锋，引领汉军到此涪关，见了我等还要劝说归降。故而末将等不敢恋战逃回来了！”

“啊？！”张任听说严颜投降了汉军，怒气象烈焰一样升腾起来，似有撕心裂肺之痛。暗想，西川危急到如此程度，我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来，师生理应同心协力一起抵挡汉军。谁知这个一向被人崇敬的老前辈，竟然这样贪生怕死，轻易地将巴郡献给了张飞。好哇，你不仁，我不义，从此割断师生之谊，分道扬镳吧！张任怒火中烧，咬牙切齿痛骂道：“严颜尔这老贼！你我不共戴天！”

四将在旁也看得呆了，他们见张任这般愤慨，两眼好象要喷出火来。更令人吃惊的是，张任一向把严颜当作父母看待，恩师长，恩师短，从没说过一句冒昧的话，今日居然张口就骂老贼，就象是从来就有冤恨似的，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就在张任痛骂严颜的时候，小憩张苞急风急火地追到了凤鸣山，见山坡上扎着营盘，大纛旗上写的正是“都督张”等字样，知道张飞必在这里，便提高天生嘹亮的嗓门大喊道：“呔！营上听了，老张在此，命张任出马交战！”

营墙上的川军立即飞报大帐：“禀大都督，凤鸣山下来一汉将自唤老张，欲与都督交战，请都督定夺！”

张任想，听说张飞这个人是很粗鲁的，自称是老张，那必定是他了。这匹夫倒心狠，一到这儿就想与我交战，妄想夺我山寨！不如趁现在这个工夫把他斩杀在凤鸣山，也可以去掉刘备的一条臂膀，让诸葛亮孤掌难鸣！张任当即拿定主意，披挂上马，执枪冲下山坡，只见山下果然有一个黑脸在那里东张西望，一看模样就知道生得呆头呆脑，全没有一点伶俐劲儿，暗自说道：张飞啊，凭你这副傻样，怎么能够打入川来，简直不可思议！看我来收拾你！他一点也不知道眼前的黑脸是张苞，只当他是张飞，便大声喝道：“呔！黑脸何许样人，本督在此，通上名来！”

张苞闻声抬头一看，黄骠马首当其冲，马背上一将金黄色的帅盔帅甲，雉尾高高挑起，手抱一条金枪，白净的面皮看来却很清秀，身材矮小，又加上文质彬彬，不象大将军，倒有点文官的味道。小戇听他自称都督，便料定他就是西川大都督张任，心想，我家老子名望颇高，从未与他见过面，不如让我来吓唬吓唬他。趁张任离自己不远，高声说道：“小张听了，本督张飞在此，速速到老张的枪上来领死！”

张任近身一看，这个黑脸年纪并不算大，和自己差不了几岁。心想，张飞名声久扬，怎么看上去还象个小伙子呢？不过形容举止和出言吐语和我想象中的不相上下。人家都说张飞鲁莽不拘小节，今日看来名实相符，一点也没冤枉他，开口就叫我小张，根本不懂礼节。张任认定来者就是张飞，顿时浑身有劲，拍马到黑脸马前，迅速舞动金枪，片刻间枪风四起向张

苞劈面而来，“黑脸张飞看枪！”

枪未到，风先至，小戇是个识货的，心里明白张任枪上的功夫是真价实货，不要看他人小，舞出的枪花令人目眩，本领稍逊一点的必定看不清真枪头在哪里。张苞急忙用长矛去招架张任的枪头，“小张且慢！”

枪和矛一碰之下，火星四溅，“锵——”的一声，两人都掂着了对手的斤两。张任对小戇看了一眼：果然是名家功夫，身手不凡，我用了这么大的力竟然没能动他一动。张苞也从心底里佩服张任的枪法，大喊道：“唷，小张好枪法，老张不与你打了！”说罢，圈马就跑。

实际上张苞并不是见他怕，而是在他这一枪上觉得张任果然名不虚传，自己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以劳待逸决不能取胜张任，想回去好好休息一夜养精蓄锐，所以来亦匆匆，去亦急急，并不曾认准路头，误入了歧道尚未知晓，只管往前面逃。眼见得已将追上，忽然战马两只前蹄一屈跪了下去，把张苞从马颈旁甩到了山路上。

就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张飞来了。他见儿子并不向自己这儿赶来，却拚命向另一边山谷中去，后来一看儿子从马背上摔了下去，顿时吓出了一身汗，情急生智，大声吼道：“小张哎，老张一跤筋斗跌到了这儿来了！”边说边催龙马，象旋风一样卷了过去。

张任听到声音，心里一顿，侧首向后一看，果不其然，张飞真的从后面赶来，来不及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说时迟，当时快，张飞飞马赶到，挺矛就刺张任。“小张啊，看枪！”

就这样一声长叫救了小戇张苞的性命。跌得快，爬得快，

他一骨碌迅速上了马背，对张任后脑顺手就是一矛：“小张不要逞强，看枪！”

与此同时，四员川将也赶了上来，举着兵刃高呼而至：“都督，我等来也！”

张任命令四将围住前面的黑脸交战，因为谁是真的张飞还未明了，自己便单打一与后面的较量，不料恰恰就是找到了张飞。两个都督交手，都是绝顶的武艺。那边张苞力敌四将，精神抖擞。张飞是来追赶儿子的，无心恋战，因此只是招架而不还手，但是五个人盯住了他们父子也根本脱不了身。忽儿心生一计，一招架完张任的金枪就向两旁射出寻求的目光，一会儿还眨眨眼、歪歪嘴，好象在向谁暗示着什么。张任脑子反应相当迅捷，一看到张飞这样挤眉弄眼、鬼鬼祟祟的样子，心里已然明白：啊，这个黑脸倒有点手段，搞出两个张飞来骗我们到山谷中，他就在这两旁设下伏兵，然后去夺我的营寨，使我前不能攻取涪关，后不能退回雒城，腹背受敌，势成骑虎，到那时非降即死。算了吧，大半年都没有攻下涪关，此刻还能掀起什么风浪呢！凤鸣山这座大营是我的退身之地，事到如今只有以守为上，切不能再上汉军的当了。想到这里，张任收转长枪，圈回马头朝那边的四将唤道：“众将休要恋战，随本督速回大营！”说罢，带头就跑。四员川将听得将令也丢下张苞就走。

张苞正战得使劲，哪里肯舍，拍马便追，张飞用蛇矛一拦，大喝道：“儿子啊，快跟老子回去，来日再与小张决战！”张苞这才将马头勒住，往张飞来的路上驰去。

张任带领四将一口气冲进大营，见大营仍安然无恙，这才

放了心，向四下一看，并不见风吹草动，只有张飞他们一前一后往涪关而去的背影，方才意识到自己也中了黑脸的圈套，便弃枪下马回到大帐坐下。作为一个三军主帅，眼睁睁看着一座座关厢被敌人所占领，是绝对不会甘心的。尽管一再告诫自己要以守为上，但收复失地的欲望强烈得使他自己也控制不住。他想，张飞一到，诸葛亮必在明日到此，三军一会师，刘备犹如蛟龙入水，猛虎归林，再要赶他出西川那简直就成了梦想。不如趁他没到，我再出兵一次以决胜负。打定主意，便对帐上众将道：“来日清晨，吴兰和雷铜二将出涪关讨战，邀张飞出关，然后引他进山套，本督带领吴懿、刘瓚便守在山谷之中，到时我们截住他五个战一个，打得他精疲力竭从马背上摔下来为止。我们只要擒住了张飞，那收复涪关就反掌之易了。要是不成功，大营也守不住了，只能退守雒城。”众将领命，各去准备来日交战，不提。

却说张苞一路往回走，跑得飞快，不多时已出了山套，早有手下报上大堂，刘备得知张飞回来了，惊喜异常，暗思道：桃园好弟兄，情同手足，形影不离，哪怕失守徐州，也不过分别半年多，此番从去年五月分手到今朝，实足二十个月，怎不教我思念！在此非常之时，他以我急所急，第一个带兵赶到这儿来营救我，弟兄之情之深可见一斑矣！刘备饱噙眼泪站起身来，带着文武跨出大堂去迎候张飞，刚出得大堂口，只见张苞埋着头直冲过来。刘备想三弟还是老脾气，做事总是匆匆忙忙的。就是这张黑脸好象嫩了一点，容光焕发，确实象走运的样子。刘备抢上一步首先招呼道：“啊，三弟，愚兄在此！”

张苞不认识刘备，但听他叫自己是三弟，已明白他是什么

人了，暗自还在高兴：我真象老子，连他都认不出来。小慧既不想答应，又觉得有趣，朝着刘备只是“嘿……”慧笑不已。

刘备被他笑得懵了：我家三弟过去莽，现在却又傻了，见了我别无表示，只是对着我笑，大概我们弟兄二人分开了一年多把他想疯了。

就在这时，张飞赶了进来，他想儿子赶在自己前头，大哥没有见过他，唯恐因此造成误会，心想，儿子不大懂规矩，要是在大哥面前也不分尊卑，那就失礼了。所以一进正门见到刘备马上叫了起来：“大哥啊，兄弟在这里。他是兄弟的儿子张苞。——儿子啊，还不与你家伯皇跪下！”

张苞马上跪了下去：“伯皇大人在上，张苞拜见！”

刘备听说面前这个人是谁的儿子，早已笑逐颜开，抚摸着张苞的头，仔细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象，越看心里越喜欢。桃园结拜时，记得张飞也是这么年龄，也是一张傻乎乎的脸，后来听说张飞的一家被贼人纵火烧毁，从此不知下落，总以为他的儿子不在人世了，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了这么大的一个侄儿，就象长坂坡阿斗失而复得一样高兴。双手将张苞扶起：“侄儿请起！”

“谢伯皇大人！”张苞很有礼貌。

张飞和身扑倒在刘备的脚下，声泪俱下：“大哥啊，想煞兄弟也！自庞军师身亡落凤坡，大哥兵困涪关，兄弟心急似焚，恨不能插翅飞来相救。大哥啊，兄弟相救来迟，真是罪该万死！”

刘备虽然心中高兴，但眼眶内却是含着眼泪，说道：“三弟哪里话来。今日相见，恍若隔世，非三弟到此，此围难解也！”

“皆托大哥之宏福！”

弟兄二人久别重逢，情义更浓，片刻之后，挽手同行。至大堂各归座位。早有涪关文武上前拜见；张飞忙起身还了礼。心想，大哥能在涪关平安度过半年，全仗彭素之力，此恩不可不谢。因此，张飞走到彭素座前拱手道：“彭先生，我家大哥身陷水火之中而无覆巢之危，皆由先生相助始有此福。请先生受老张一礼！”然后，张飞又转身涪关的文武道：“若非诸位尽力，今日亦难相聚！”

“托赖主公庇护！”

张飞坐定，就将一路之上的情景向刘备细细叙述，并将各关上所收的大将一一介绍，刘备称赏不已，心中大喜，传令为水军各位文武张宴洗尘。少顷，文左武右，依次排定。今日是进川后第一顿年夜饭，席间，弟兄俩说不尽阔别思念之情，张飞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地诉说着别后的所见所闻，听得刘备龙颜大喜。说到刘辟、龚都二将，刘备为之潸然泪下，叹息不已。堂上有老友重逢的，也有初次见面的，严颜和黄忠一见如故，顿时称兄道弟起来。席上交杯转盏，君臣同乐，一片热烈、融和的气象。饮至二更过后，方才尽欢而散，各归寝所。

这一夜张飞与刘备抵足而眠，两人直谈至三更，方才尽兴入睡。可张飞还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这是为何？原来，他抢先到了涪关，被众文武一恭维就感到飘飘然起来，自以为了不起，便高傲起来。心想，荆州分兵时论定谁先到涪关就立头功，我现在已稳得头功，而孔明必定是明日到，尽管他没有头功，但大哥必然要去迎接，我得了头功反而要去迎接他，这倒有点不愿意。可他是军师，又是自己的老师，不去是不行的。最好一



早离开涪关，等到老师来了我再回来。但找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所以张飞苦思冥想要想出一个权宜之策来。想到白天去凤鸣山，张任中了我的计心里定是不服，料他明日有所举动，要是他来讨战，我就乘机出战，不过张任在山套定然事先设下埋伏，我去追赶，这一仗是很艰苦的，要是抵挡不住，看来要用一用杀手。这样一来，我就有充分的理由离开关厢，不会引起别人的指责。张飞打定主意，这才蒙蒙眈眈睡去，等到睁开眼睛，已经天色大明了。

这一天，是建安十七年的大除夕。照理说这一天是百姓忙着过年的日子，再激烈的战争到了这个时刻也该让百姓安安稳稳地吃上一顿年夜饭，这也是涪关满城百姓的愿望。可一大清早，川军吴兰、雷铜领兵来到了后关，向关厢上大嚷着要黑脸张飞出战。手下报至大堂，正合张飞的意思，心想，不出我的所料，张任果然不服，还想孤注一掷，机会不可错过。便对刘备道：“大哥，我等何不上城墙一看？”

“是啊，三弟所言有理。请了！”

刘备起身出衙，身后文武围随，直抵关厢之上。对关外一看，两员川将还在叫喊不停。张飞见此情状，将昨晚想好的话又斟酌了一遍，唯恐露出迹象被人笑话。便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哥啊！”

“三弟怎样？”

“昨日张任中了老张的计谋定是不服，故而又命部将到此叫战，诱骗兄弟出关。兄弟已知张任暗伏在山套之中等候于我。”

“三弟，既知张任设有伏兵赚尔出关，尔便不必出关，且看